

33892

李石曾張溥泉蔡子民等。

四 會中可助儉學會員之點 到法在車站客寓之接待。與覓居覓校之介紹。以及在公府報名社會交游之接洽等事。

五 儉學會員對於會中義務 贊成本會之宗旨。入名爲會員。每年納會費五佛郎。(計約二元)

六 新會員與會之接洽 出發前一個月。由同學會開列中西文對照名單三份。每人入會書。交組織人之一寄法。火車將到巴黎之前。由同學會發電告以到巴之日期。俾會中招待員。屆時至車站接洽一切。

上海報紙小史

公鶴曰。自書籍印板已來。學者求學。較前而易。故後世稱道馮道不衰矣。(據宋高承事物紀原引筆談曰。板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道始印五經。嗣後典籍皆爲板本。則印板並不始於馮道。特馮道首印五經。故後人或以印板原始於馮乎。)報紙濫觴於邸抄。邸抄原始於時政記及起居注。爲專門政治上傳達消息之用。與書籍自印板而後。公諸社會。其效用尤各別也。中國報紙。近人謂始於香港之某日報上海之申報。其實海國圖志及林文忠公奏疏時有引澳門刊行之各報。則中國報紙。當以澳門爲最早。特創辦者係外人且西文耳。然香港某報及上海申報。亦均係外人首創。至報紙體例。開首由本報刊登自著論

說一篇。名之曰社論。(社論二字。係東洋名詞而我國報紙承襲其名稱者。)而世俗稱之曰論頭。此能於邸抄體例外自成一主體者。若僅僅以上論刊載報首。則依然未離邸抄科白耳。

中文報紙。上海當以申報爲最先。(後申報數年出版之報紙亦有多家。特今已不存在耳。余於上海閒話會詳考之。就現存各報論。則申報之後。當以光緒十九年開辦之新聞報爲最早矣。)然其初輩路藍縷。每日僅印數百紙。即內容所輯材料。非燕京春色。即歇浦秋潮。梁任公中國報紙存佚考。稱彼時報紙論說。大多數均『西學原本中國考』『中國亟宜自強策』等類文字。爲中國新聞事業幼稚之證明。此猶甲午以後。我國受國際間之打擊。始有此進步耳。若甲午以前。則并此無之。世界報紙有製造時勢之權能。我國報紙乃爲時勢所構成。兩兩相較。殊有愧色。

今日無論何項日報。其內部均劃分三部。(此據上海各報言。若別埠之報。則鮮有自設印刷所者。)一編輯部。撰著社論。編輯新聞屬焉。二營業部。發售報紙收發款項及報務行政屬焉。三印刷部。印刷事宜屬焉。此爲各報共同之組織。蓋近十數年來。報紙日見發達。報社業務。亦日以叢雜。故事實上遂不能不分部承辦。完全爲不成文之規定也。若在昔日。每日發行之報。無過數百份。每份僅一紙。事務之簡單可知。而偏有一種雇用人。爲今日之所無須。乃爲昔日之所必有。其人惟何。則每日

挨門送報之人是也。緣今日各日報。其發行本埠之報紙。均由販報者先時訂定。或由一人承包。已爲今滬上一種專業。(其詳另見後)若彼時則無有也。而社會間又不知報紙爲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閱報紙爲子弟勗者。(一則慮其分心外務。一則以報紙所載多不切用之文字也。彼時社會以帖括爲唯一學問。而報紙所載亦實多瑣碎支離之記事。故雙方愈無接近之機。猶憶公鶴八九歲時。先族伯彥嘉先生自英倫回。敦促先君子購閱申報。蓋其時上海祇有申報一家開設最久。故先生云云。先君子大韙其議。然鄉俗間頗已駭怪不置矣。)故每日出報。外埠託信局分寄。(外埠銷報歷史另詳後。)而本埠則必僱有專人。於分送長年定閱各家者外。其有剩餘之報則挨門分送於各商店。然各商店並不歡迎。且有厲聲色以餉之者。而此分送之人。則唯唯承受惟謹。及屆月終。復多方以善言乞取報資。多少卽亦不論。幾與沿門求乞無異。惟其中有一事。至可爲吾人紀念者。報館每日所出之報。其總數無過於數百份。而社會之不歡迎報紙。又如上述。則所謂長年定閱之各家。究係何人。蓋大率洋商開設之洋行公司及與洋商有關係之各商店爲多。噫、中西人知識之不侔。於此可見矣。

33893
昔左文襄在新疆。由胡雪巖介紹向洋商借款一千二百萬。滬上報紙頗有非難。(光緒間上海不僅申報一家。有匯報。有益報。又有中西文合刊之報。其詳已見拙著上海閒話上海小史。茲不

贅。特各報時開時閉。均不若申報之經久耳。左借款在前清光緒初年。其時現存之報若干家。是何報名。或不可考。然不止申報一家。則可必也。)夫兵事借債。最爲非計。特彼時朝野上下。知此者鮮。無論借者不明斯義。卽反對者亦祇知以中朝向外國貸款。爲有失體面。直不過無的之矢。雙方均屬蒙昧而已。(吾鄉沈某。於光緒初元。卽在滬上主持報務。當時反對情形。沈知之甚悉。上述卽沈所告也。)然文襄聞有反對者。卽大怒不止。故其與友人書。有江浙無賴文人以報館爲末路之語。其輕視報界爲何如。惟當時並不以左之詆斥爲非者。蓋社會普通心理。認報紙爲朝報之變相。發行報紙爲賣朝報之一類。(賣朝報爲塘驛雜役之專業。就邸抄另印以出售於人。售時必以鑼隨行。其舉動頗猥鄙。而所傳消息亦不盡可信。故社會輕之。今鄉僻尙有此等人。)故每一報社之主筆訪員。均爲不名譽之職業。不僅官場仇視之。卽社會亦以搬弄是非輕薄之。宜文襄之因事大肆其譏評也。至主筆與訪員。是否於取憎於人之外。果有不道德之行爲。則此爲另一問題。固不能以社會之重輕爲斷。此實吾人事後之定論矣。全國報紙以上海爲最先發達。故卽在今日。亦以上海報紙爲最有聲光。北京稱上海報爲南報。而廣東及香港南洋羣島稱上海報爲滬報。凡事非經上海報紙登載者。不得作爲徵實。此上海報紙足以自負者也。雖然。此等資格。報紙自力造成之歟。抑別有假藉歟。以吾人平心論之。一歷史上之地位。

33894 則上海報爲全國之先導是也。二交通上之地位。則水陸交會。傳達消息靈便是也。三大商埠之地位。則上海一隅爲全國視線所集。因別種關係而報紙亦隨以見重於世也。惟以上三者。第一層取得之歷史資格。則上海各報。其初均由外人創辦。即第二層第三層之交通商埠。亦何一非外人經營有效之後。而吾國人士席其勢以謀發展者。是上海報紙發達之原因。已全出外人之賜。而況其最大原因。以託足租界之故。國內政治上之暴力不得而施。然則吾人而苟以上海報紙自豪於全國者。其亦可愧甚矣。

甲午以後。爲吾國社會知有報紙之始。然乙未台灣之役。適當新聞報創辦之第三年。夜壺陣大紙礮之戰事新聞。絡繹不絕於紙。而社會之信用乃以此大增。吾不責報紙。報紙以營業爲性質。則不得不投合時好。吾獨責當時之社會。何竟於臥薪嘗胆之餘。猶喜聞此消息而不一爲審度也。然畢竟上海報紙。較各處終是進步。甲午而後。不數年有戊戌之變。而戊戌政變。上海報紙已能一致指斥舊派。指斥不效。變本加厲。又兩年而有庚子之役。北方陷於匪域。在朝王公大臣。多半爲狂毒所中。然江南半壁。卒能保守聯盟。則事前上海報紙。致主張勳團不爲無功焉。暨乎李文忠自粵督電召入京議和。時有某國堅持異議。上海報紙復一致致其反對。而和局卒底於成。此則滬報有功於國家之最著者。蓋自甲午以迄庚辛之交。全國蒙昧。雖不異曠昔。而上海一隅。則與外人接觸較繁。感受國際間之激刺亦較

早。故能悉易其頑劣之頭腦。以躋於世界文明之域。上海報界之功。亦上海報界所處之地位有以致之耳。

上海報界之有政治意味。當以前清季世某上海道購賣某報始。繼是而官僚購報之風盛行。其不能全部購者。則又有津貼之名。報紙道德一落千丈矣。惟以今日世界報紙論。機械作用。本非所諱。願在彼爲發表政見之用。而在此乃庇護私黨之助。於是上海報紙始有黨派。然對於政治上大問題。猶能犧牲其平時之惡感以謀一致之進行吾於蘇浙兩路之拒款風潮見之。惟余以上海報界有私黨而無政見爲報界惜。不知僅有私黨。不爭政見。故大問題發生。尙不致互相水火。無何。辛亥革命。國內號爲政黨之團體。波瀾雲擁。更迭以興。而各藉政見之門以鬥私智。雖家國存亡。且復不顧。儼藉報紙爲黨爭之利器。則愈演愈進。愈况愈下。舉全埠報紙而能脫離此旋渦者。已不數數見矣。回首前塵。能無增感。民國二年。與日友井上氏邂逅於滬上。舊同學也。偶以私人談話。渠則云。此後中國人將不能辦報資格。異日中國輿論且寄於外報矣。蓋有鑒於中國之黨爭。凡著名之報。無一不落黨附。而無黨之報。又奄奄如不欲戰。故以此言爲警也。痛哉斯言。國人念諸。

上海報紙。於不受政治暴力之外。尤得一大助力。則取材於本埠外報是也。查本部外報。以字林太晤士爲最早。繼之者爲文匯報大陸報。(文匯爲晚報)皆英文也。此外復有法文報德文

報日文報。皆各國殖民政策中之一手段也。滬上華報所得消息。其始既無本報專電。卽路透電亦僅代外人爲喉舌。(按路透電每報每月給費百元。歐戰起後加給一百元。華報與該社訂定通信合同。距今不過十年。最近又有日本人組織之東方通信社。則兩年前事耳。)而各外報則均受各該本國政治上之委任。卽各方之消息。亦較爲靈通。故十數年前華報所得緊要消息。十八九均自外報轉譯而來。且一經登載。聲明由某外報譯錄。卽有錯誤。本報可不負責。蓋其時報紙爲不正當營業之一。偶有誤聞。無所謂具函更正之手續。小而起訴。大而封閉。此更辦報者之所寒心。故轉登外報。既得靈便之消息。又不負法律之責任。其爲華報之助力者大矣。

昔日之報館主筆。不僅社會上認爲不名譽。卽該主筆亦不敢以此自鳴於世。吾鄉沈任佺君。光緒初年卽就滬上某報之聘。輾轉蟬聯。至光緒末年而止。然對人則嚙嚙不敢出口也。惟清時科盛舉行。每當直省鄉試之年。則各報必延聘一科甲者於放榜之前。擬作江浙兩省闈題文登之報首以代論說。此風不知始於何時。其後乃相沿成例。蓋舉世爲科舉夢所浸灌也。猶憶丁酉江南鄉試。首場第一題爲文學子游四字。申報既延某太史擬作闈墨。登之報端矣。嗣於九月初旬俞曲園自蘇州寄來擬作一篇。囑登報端。其破題爲殿四科以文學。聖道南矣云云。通篇卽以此爲骨。一時士子轟傳。未幾該報郵寄南京。監臨某搆達主考

官。時距放榜之期尚有兩旬。兩主考官見曲園擬作如是云云。卽就以習禮作骨之閱定各卷重行去取。而以聖道南行作骨之各落卷補其類。吾友孫君霆銳。卽被擯於此者。孫其時卽主申報之筆政者。揭曉後。其薦卷房師某過滬。以語霆銳。并詢曲園之文之所自來。并爲孫惋惜不置。此則報紙之用。本不在科舉之末政。而影響反中於是。亦上海自有報紙以來之異聞矣。

報紙之有訪員。其初僅本埠延聘二三人。外埠則除京師照登邸抄外。各省會則摘錄一二督撫轅門抄而已。卽本埠訪事。亦大抵以滬上各衙門之房吏充之。故報紙所登事實。無過於官廳中日行尋常公事。社會新聞。則更絕無僅有矣。間有一二門毆拆稍回祿之記載。亦必曾經保甲委員或總巡之處分而始經披露者。故訪員資格如是而止矣。至戊戌維新。乃爲上海報界放一異彩。其時康南海梁新會以時務報提倡社會。社會之風尙既轉。而日報亦因之生色。加以添設之日報加多。政見上雖無爭執。而營業上頗有比較。暨乎新黨當國。政治上之祕密日以揭破。前此賤視新聞業因而設種種限制之慣習。復悉數革除。各報社內部受營業上之競爭。外部受社會間之督促。於是新聞業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業。而往者文人學子所不惜問津之主筆訪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聞記者。曰特約通信員。主之者既殷殷延聘。受之者亦唯唯不辭。蓋吾國社會知識之發達。以此數月爲最。而新聞紙之雛形畢具。且日日以進步爲會歸。則亦以此數月爲最矣。

報紙之有專電。有特別通信。皆戊戌以來之進步。其原因悉如上所述矣。顧二者爲發展報紙之利器。而二者之辦法。今昔亦各自不同。卽如專電一項。在今日有電局之特別減價（按照普通商電減價四分之三）而事實上以政治首都爲中心點。近十年來。京津一帶報館林立。故每日通電。僅取材於彼間每日發行之報紙。已無慮其間歇。若在曩時。第一消息必由發電人自行探得。故發一電信。確否不啻由本人自負其責。第二電費不減。一字有一角餘之耗費。該新聞苟無特別之價值。卽不便貿然發電。有此二因。故在昔雖有專電之名。而專電實不能每日而有。此與今日不同者一也。自上海言之。北京亦外埠之一。特別通信亦訪員之事。故彼時於二者尙不甚分析。概名之曰外埠訪員可矣。胡爲以特別通信名。蓋特別對於普通言。通信則就發生之新聞貫串以己意而成之。此今日二者之所以各別也。惟彼時延聘之特別訪員。能就公署中摘抄一二緊要文件。卽爲上選。其次則撫拾彼中瑣事以實報紙。皆當時之所謂特別通信矣。此與今日不同者二也。惟進步有階級。時局有異同。此不得據今日之報紙以議前報。卽不能限今日之報以爲已臻文明之域也。

戊戌八月政變之後。己亥爲復古時代。庚子則排外矣。此兩年有餘。亦爲上海報紙大受打擊之期。當戊戌四五月間。朝旨廢八股改試經義策論。士子多自濯磨。雖在窮鄉僻壤。亦訂結數人合閱滬報一分。而所謂時務策論。主試者以報紙爲藍本。而命題不外乎是。應試者以報紙爲兔園冊子。而服習不外乎是。書賈坊刻。亦間就各報分類摘抄刊售以俾利。蓋巨剪之業。在今日用之辦報以與名山分席者。而在昔日則名山事業且無過於剪報學問也。及八月以後。新政根本推翻。其冬八股恢復。士子應歲科試。有夾帶報紙入場者。卽遭擯斥。自己亥至庚子。海上報紙。銷數大減。其不能支持者。停門後先相望。（梁任公有各報存佚考）卽資格稍舊之申新各報。於營業上既深感苦痛。而詞鋒亦稍稍斂抑矣。至庚子夏間京津圍亂遽起。南北隔絕。長江上下遊。土匪復乘機思動。報紙所得消息。除一二轉譯外報外。已奄忽無復生氣。然持論嚴正。不爲排外潮流所激募。實亦全國真正輿論之所寄。中國一線不亡之機。庶乎在是。故就主觀言。報紙不得自以爲功。而就客觀言。則挽回危局。文字之力居多焉。

（未完）

